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鐵笛子
四十一、前路驚心 深宵飛鐵羽 村家投宿 沉睡失英娃

鐵、南二人見她那高本領的人依然少女天真，越發對她喜愛，笑說：「側面不遠便是黃茅村，那裡雖只八九戶人家，居民十分寒苦，前兩月曾得到我的周濟，為了地勢荒涼，所得銀米俱都埋藏地下，他們又都刻苦耐勞，有了好的糧食也捨不得吃，表面看去還是窮苦不堪。」

「仗著近來這一片偏僻之區都已經我托人照料，相隔兩處大村鎮又近，有本領的賊黨看它不上，尋常壞人不知底細，山東民風本好，這八九家人又都一條心，能知互助，休看人家殘破，但都和我二人親熱，前往投宿真比那些大鎮店裡穩妥得多，稍微有事他們都是我的耳目，你一到就知道了。」

文嬰笑答：「我一路來冒充師兄、南姊，人家當我是你二人之一，業已受到許多照應了，不是這樣，未到濟南以前也許被人留住，今天尚難見到，來去都要錯過呢。」

南曼想起前情，又要探詢，猛瞥見前途樹林中又有火星一閃，但不甚亮。三人都有一身驚人本領，人又機警，瞥見那火星在左側林中晃動，相隔只兩三丈，立時住口，不約而同各自把手一揮，便拿了兵器悄沒聲分三面掩將過去，還未趕到樹下業已看出真相。

南曼方要笑罵，鐵笛子在前先到，忽然低喝：「南妹禁聲，這裡還有東西，此非敵人所留，等我看來。」

二女也自趕到，原來那火星乃是一條細才如指的小火繩，一頭掛在樹枝上，隨風閃動，上面附著一個小布包，忙取燈筒背向西北用燈光一照，約有兩寸來長，一寸方圓。

上寫：「謹言慎行，連夜起身。山中強敵將臨，不可在外多事。」底下畫著一個缺了一隻角的月影。

鐵、南二人料有原因，再打開布包一看，內裡裝著兩個小錫瓶，外貼有紙，注明用法。紅色藥粉專解百毒和各種毒藥迷香，哪怕人已昏迷，鼻孔裡稍微吹進一點，一個噴涕打過，當時醒轉。黃色藥丸專能安心定神，止渴生津，並治內傷。瓶的制法也極靈巧，紅的一瓶形似葫蘆，中心前後兩個圓圈，手指一按藥粉便可噴出。黃的一瓶形如爆竹，也有機簧，取藥多少可以隨意，都是清香撲鼻。

鐵、南二人見紙條上不曾留名，正在低聲談論，文嬰忽然驚喜道：「我明白了。」說得一句，底下忽又停住。

二人忙問：「此是何人？」

文嬰四面看了一看，先把二人拉到路上空曠之處，悄聲說道：「此是一位比我們高出兩輩的女劍俠，師兄、南姊想聽齊伯父和大姨說過，她老人家的名字未一字與我同音，總該知道了吧。」

二人聞言，驚喜道：「六月裡的梅花，我們真個意想不到她老人家竟在暗中照護我們，不曾當面拜見太可惜了。」

文嬰悄答：「我近來不知何故這樣顛三倒四。昨夜那位異人明有許多與人不同，說話又是女音，看她神氣對我十分憐愛。因她男裝，拉我手時竟與相抗，心還氣憤，只當對方是個男子，小妹蹤跡已被看破，不是覺著無力抗拒，心中有些驚奇，對方看似一個少年，二日有光，所說又不像懷有惡意，幾乎動起手來。」

「為了誤會，一時氣憤，明已聽出所說有因，竟未赴約。照她所說繞路往見，後見她說的事全都應驗，人已分身不開，事完方始醒悟，連忙趕去人已不在，只聽旁人說方才有一少年客人在他家中等了片刻，走時留話，令轉告我。這才悟出前面還有仇敵，想是這位太師叔恐我年輕氣盛，為防狹路逢凶，雖加警告，並未說出仇人姓名，直到方才途中瞥見火星閃動，回憶前情與所說相合，才知那兩點火星中人竟是合謀害我母親的狗男女。」

「小妹悲憤多年，好容易在此遇上，孤身一人仇報不成，也許還有危險，難得師兄、南姊同路，多了兩個好幫手，這位太師叔恰又暗中跟來。聽她第一次發話口氣，分明此時追上狗男女報仇泄恨並非無望，不知怎的仇敵逃遠，她並不曾露面，也未出手，先叫我們快追，現在又叫我們謹言慎行，及早回山，不可多事，實在令人難解。千載一時的良機竟被小妹一時疏忽，無心錯過，多麼叫人痛心呢！」

南曼一路行來，看出文嬰雖是智勇雙全，對人卻極天真，溫和而又爽快，老是帶著一臉笑容，忽然這樣悲憤，知其回憶母仇，傷心悔恨，便笑勸道：「以六月梅的威力，殺這兩賊易如反掌。我想她前後意思不同，必是內中還有原因，既想你手刃親仇，完成母親、師長遺命，後來又因此時還有顧忌，或者過了方才那一帶便有顧忌，已不是動手地方，所以留書勸止。」

「你有許多話還不曾說，先說那兩處地方就在前面，相隔不過三四十里，不知有關沒有。如今敵我雙方俱都警覺，我不尋他，他也尋我，湊巧這兩個狗男女還要尋到我們新桃源，自投羅網都在意中，至多還隔半年我們便同出山，多麼厲害的惡賊，連你一起八個弟兄姊妹和佈滿各地的耳目，怎麼也能找到，決不怕他飛上天去，這樣悲苦作什？」

文嬰一尋思，悄聲答道：「南姊說得極是，師父因狗男女不算，連他師父俱早銷聲匿跡，久不出來走動。天下之大，這等行蹤詭秘的惡賊，我一孤身女子，又未見過，大姨還不肯說他形貌，只說事隔多年，形貌已變，姓名外號常時更換，也難作準。」

「命我先見諸位兄姊自能訪出，分明是見你們行道多年，到處都有窮苦人們做你耳目，這比一個人的本領大得不可數計，無論何事均可辦到之故。小妹急也無用，只請師兄、南姊和諸位兄姊隨時相助吧。」

鐵笛子沿途留意，見未一段是片空曠的雪地，二女所說不會被人聽去，語聲又低，也就沒有過問。

眼看再走一兩丈便要轉上黃茅村的小路，猛瞥見由斜刺裡飛也似馳來一條黑影，身量不高，同時又聽空中傳來極輕微的雕鳴，聽出那雕飛得甚急，三人忙即戒備。方想這廝孤身一人，就說受離所逼，如何反向我們面前自行投到？

耳聽前面低喝：「你們三人如何這蠢！黑更半夜，只顧賣弄你養的扁毛畜生，差一點沒有害它送了性命！你知道這一帶有多危險？實對你說，你們這兩個影無雙以前所做的事，雖然極好，但是樹敵太多，你們平日只要訪出對方擁有不義之財，便決不肯放手，也不仔細查探他們來歷，終於惹出事來。」

「如非山中有事將你二人追回，人家業已發動，不出三日便有能人去往濟南尋你，一個不巧自身受害，還要連累受過你們幫助的窮苦百姓，不知連累多少好人，不是糟麼？」

「如非我師父受過亡人之托，想使他的女兒手刃親仇，見狗男女十分機警，業已滑脫，再往前去便難下手，將你止住，今夜就許惹出事來了。我奉師命愚弄二賊，就便尾隨窺探，暗中引逗，不令強敵，發現你們走過，乘著深夜，驟出不意衝將過去，只要再走數十里，便出險地。」

「就老怪物知道，他日前曾誇海口，決不容你二人入境一步。如今他的對頭從容走過，他還在睡裡夢裡，這樣丟人的事也必不好意思發作。何況這廝昔年隱退時又曾立誓，除大明湖邊住有兩家老年漁民是他親族，每一二年必須看望一次外，決不離開所居方圓五十里內。你們來路那面也只到大明湖邊為止，別的地方他都不去，只要走過這一帶便可無事。」

「而你三人到了前村易容改裝之後，就是日裡通行他也看不出來。夜間行路走得這等快法，稍微疏忽反易警覺，只一狹路相逢便是討厭。我師父又不願和他破臉。昨夜忘了招呼你們休將起身時日對人說出，雖然打完賊黨說走就走，那些賊黨又都不知此事，到底不可不防。」

「那兩狗男女狡猾已極，我正跟在他的後面，誰知你們偏不知利害，以為黑雕能夠對敵，令其暗中窺探，不知這扁毛畜生性太剛猛，見此深夜無人，就許故態復萌，只要凌空下擊，稍有動靜，立時惹出事來。幸而那兩個狗男女它還不曾尋到，我已看出它在空中，恰巧師父也趕了來，這才假裝敵人將它引你來此。」

「旺子，你從小便在外面奔走，你的師長全都誇你機警，如何這等疏忽，累我大雪地裡多費許多手腳，傷它我又不好意思，總算性還靈巧，看出我非敵人，我又加以警告，方始給你引回。我說的話它未必全聽，可速將它喊下，令其飛往九十里外相待，明日再與你們會合。」

「省得中途多生枝節，惹出亂子，貽誤全局。稍微失計，你們山中連朋友十多個人或許能夠保住，新桃源還有那多開荒的苦人，如何能夠抵敵？等到了有了傷亡，就是將來能將這班惡賊除去，死的人也太冤枉了。」

三人見那來人年紀甚輕，穿著一身夜行衣，頭上也戴有面具，只是形式不同，身材矮小，像個十五六歲的少年，不知明月光雙劍夏南鶯，又叫六月梅的前輩女俠怎會收一未成年的幼童做她弟子？均覺奇怪。

因對方雖然年輕，但比三人要高一輩，來勢既急，話又直率，一口氣說了一大套，簡直不容還口，估計不是常人，只得恭恭敬敬聽他說完，謝了指教，一同行禮拜見，請問姓名，就便探詢是否六月梅的徒弟。

來人已急道：「你們還不將那扁毛畜生打發先走，鬧這些虛禮虛言作什？你當此離飛得甚高，又在深夜之中，便不會被人看破麼？」

鐵笛子諾諾連聲，忙令南曼將離喊下，指點前途去向，匆匆說完，二次又向少年請教。

少年笑道：「你真叫鬼，見我年小，還不相信我是你的師叔麼？」

鐵笛子忙答：「弟子不敢，只為師叔本領驚人，輕功更是好得出奇，急於想知姓名來歷，以免將來再遇時認不出來，以致失禮。」

少年笑道：「你們已知我師父是六月梅，不必說了。我名賀回，休看我老聲老氣，混充你們長輩，實在我真愛惜你們，想要見面不是一天，難得今日相遇，又想就便看看這只黑雕，才致這樣說法。不過事情也真緊急，你們不要怪我狂傲。」

黑雕已被南曼用燈招下，少年一面湊將過去，一面自將面具一拉，笑說：「你們決想不到我師父有我這樣徒弟吧？實不相瞞，我從血胎中就被恩師收去，我還是她乾兒子呢，這是我的本來面目，你們不要見笑。」

說時，隨同少年手拉之處，胸前倏地一亮，現出本相，三人幾乎嚇了一跳。原來少年面具做得十分靈巧，也是薄皮所制，另外還有一頂帽子與之相連，上有鎖口，一拉便開，由中心分為兩片，貌相本就奇丑，眉眼口鼻無一整齊，半邊臉上更有巴掌大一片血痕和三條隆起的紫肉條，彷彿另時被什東西抓過，頭皮也被揭去，後來長好，光溜溜不長一根頭髮，皮色卻又雪白，上面也有幾條血印，端的又丑又怪，從未見過。

戴上帽子還好一點，禿頭更是難看。旺子還不怎樣，二女幾乎笑出聲來，賀回也不在意，那光十分明亮，由賀回手上發出，因未全放，只露一點，業已照得眉目畢現。

賀回正指黑雕笑說：「聽說你目光敏銳，此時須要將我認清，免得前途又生誤會。你們叫它聽我的話，包有好處。」

鐵笛子忙答遵命，剛朝黑雕指說：「以後相遇須聽賀師叔之言行事。」

忽聽遠遠傳來一聲清嘯，略響即止。賀回忙將珠光隱去，笑說：「師父想是怪我露出形跡，其實我有我的主意，如被老怪物望見球光尋來，正可調虎離山，使你們容易上路呢。話已說完，再不分手師父必要怪我淘氣。你們急速起身，越快越好，一過孫莊，再走一段便無事了。」

三人忙同應諾。

賀回先命照著所說方向將離放走，再同起身。三人依言行事，雕剛飛去，賀回便朝斜刺裡馳去，晃眼沒入暗影之中。三人趕出里許，遙望來路左側遠遠亮光一閃，看出那光亮如銀電，與前二賊的燈光不同，料是賀回所發，也許對頭警覺，被其引開，照著所說口氣定必厲害，否則以六月梅那樣成名多年的前輩劍俠不會這多顧慮。便賀回也有一身驚人本領，又是年輕氣盛，對頭如是尋常，也不會那樣囑咐，料知情勢緊張，這一帶伏有危機，各自戒備前行。

鐵笛子更是謹慎，連話都不令二女說，一同冒著深夜雪風飛馳在積滿冰雪的山野之中。因未去往黃茅村投宿，急於趕路，冰雪崎嶇，又極難走，雖然一口氣飛馳了數十里，人卻饑渴交加，天也大亮。

三人原照賀回所說走法，未走原路，文嬰路生，見一輪朝陽已由天邊霧影中露出多半，晨霧漸消，前途寒林疏秀，到處都有人家田畝，雞犬相聞，知道當日天氣尚好，心中有事，也不知道路程遠近，什麼所在，悄問：「這是什麼地方，孫莊是否走過？」

南曼見她始終關心，想避開孫莊一面，笑答：「孫莊就在來路側面，我們剛過不遠，這裡都是它的地界。因這一帶十九孫姓，又多能夠生活，我們以前連查探過兩次，覺著他們日子過得都好，因此不曾周濟，所以這一路上只這裡數十里內無什相識，就有一兩家也是大明湖邊的兩個相識漁人引進，無什深交。」

「鐵兄覺著可疑也由於此。彼時救災事忙，連探詢了幾家，俱都過得。後在夜裡往探，人家所說都是高興的話，雖覺並非全是實情，心中生疑，彷彿說話的人有為而發，但未探出破綻，不知這班農人何以這樣異口同聲，都說好過，表面看去衣食又似還能顧全，也就沒有多事，一直不曾再來，情況甚生。我們先尋一個地方吃點東西再說吧。」

文嬰忙答：「小妹不餓，昨夜那位小師叔曾說，過了孫莊再走一段就可無事。共只還有十多里，轉眼便到。記得來路有一村鎮，所賣乾饅饅飽甚好，到了那裡再吃，比在冰雪地裡喝西北風，還舒服些。」

鐵笛子見她說時面帶惶急，不時回顧身後，左近人家頗多，所行地勢雖偏，無須由人家村落中經過，前面田隴上已有人在往來，心想：「文嬰曾得師門真傳，決非怯敵，看她這樣懸心憂疑神氣，事情關係必不在小。」再一回憶以前來此窺探經過，心中一動。

好在平日和南曼常時同出行道，日夜奔走，不眠不食常有的事，笑說：「方才因聽文妹饑渴，才想在這裡隨便吃上一點東西。此時既然不餓，前途大鎮集上再吃也是一樣。」

文嬰自覺言語不符，面上二紅，又朝來路側面大片樹林環繞的村莊中看了一眼，便不再說，人卻往前搶去。鐵、南二人看在眼里，也未說破，暗中越發留心。三人面具已在天明前取掉，沿途不斷有人往來，雖是各走各，不曾理會，終恐被人看破，不便和昨夜那樣施展輕功飛馳下去，這樣自然要慢得多。

鐵、南二人看出文嬰先是搶在前面，彷彿走得越快越好。後知不能走得大快，又夾在二人中間，每遇對面來人必要假裝怕冷，將臉遮住，頭上一頂帶耳皮帽兩耳業已放下，便是熟人驟然之間也未必能夠看出，不知怎會如此心虛。一路戒備，居然無事，也未遇人詢問。

走了一段，前面已是泉口大鎮。鐵、南二人俱都來過幾次，非但地理極熟，並有許多相識的窮苦人家。本定去往飯鋪飲食，文嬰忽然提議笑說：「我們此時最好不要多生枝節，昨夜賀師叔又再三警告，這裡既有相識人家，不如在他那裡請其代買來吃穩妥得多。」

南曼知道這些苦人都受過二人周濟，一旦相遇定必殺雞煮飯，竭誠相待，不願擾人，笑說：「我們因恐文妹有事，特意改走別路，並未由孫莊前穿過。此鎮離開孫莊已有二十餘里，方才文妹所說之處業由側面繞過。我想，大白日裡，隨便吃上一點起身決可無妨，何苦叫人家費事呢？」

文嬰問知所行並非日前所經之路，離開孫莊，又有二三十里，愁眉立展，笑說：「妹子不知相隔已遠，此是一個難題，等山中事完小妹再作詳談，諸位兄姊一聽就知道我的苦楚了。」

二人點頭，見正吃早飯時節，天又太冷，路上行人極少，前面鎮上卻甚熱鬧，便不再開口，同往內中一家較大的酒樓之中走進，鐵笛子笑說：「我們近來實在儉省，難得事已辦完，恰巧遇見良友，理應慰勞，並與這位小兄弟接風，大家多吃兩杯如何？」

二女均是男裝，聞言會意，同聲贊好。鐵、南二人更因平日生活清苦，只管取有大量不義之財由手上經過，全都作為救濟窮苦之用，和自己山中帶出來的盤川分得極為清楚，從不妄用分文，照例每次事完都要自己犒勞，又和文嬰初次相見，吃這第一頓酒飯，由昨日起連動手帶奔馳了兩夜一天，以前日夜勞苦還未算上，也實勞苦饑渴，知那鎮集往來要道，比文嬰方才所說的一處要大得多，特意遠走十來裡準備飽餐一頓。

再趕半日，仗著冬日天短，到了黃昏另覓宿處，睡他一個好的。恰巧時候還早，剛剛上座，三人一到，便在樓上尋了一個單間的雅座，喊來伙計，各人要了一兩樣喜吃的菜和當地特產的黃酒。

剛剛坐定，便聽樓梯響動，酒客越來越多，連外面敞間也被坐滿。三人在酒菜未來以前偷看外面，都是尋常商客，先未在意。吃了一陣，又有一人上樓，文嬰還不怎樣，鐵、南二人久經大敵，一聽便知步履之聲有異。

鐵笛子手攀簾縫往外一看，見是一個頭帶金箍的頭陀，身材高大，相貌也極威猛，手中拿著一柄禪杖，約有大酒杯粗細，像是鋼鐵所制，看去十分沉重。因客位已滿，斜對過有一單間又恰有人定下，經伙計一說，便靠著後窗覓了一張小桌坐下，跟著要了許多酒菜，照樣大魚大肉，酒量食量全都過人。一路大吃，吃得旁坐酒客俱都朝他偷看。

當地是個官路大道，水陸要衝，這班商客常年往來江湖，多半眼亮，誰也不曾開口，各自看了兩眼便回過頭去。店伙對他更是恭敬，一呼即至。頭陀一路大吃大喝，始終旁若無人。因上來人多，不曾看清，後又背朝三人這面，更看不出他的面目。

南曼見一個出家人這等行徑，料非好貨，意欲借故出外窺探，被鐵笛子一把拉住，低聲說道：「我們回山心急，已不打算多事，好在明春還要來呢。」

正說之間，店伙恰巧走進，鐵笛子低聲一問，伙計悄答：「這位師父還是第一次來到這裡，此是水陸要道必由之路，過往的人哪一類都有，你老三位都是出門人，隨他去吧。」說完走出。

門簾起處，瞥見樓上又有兩個華服少年走進。文嬰剛剛探頭外望，忽然縮退歸位，鐵、南二人也看見了一眼，覺那二人少年英俊，彷彿那裡見過。再看人已走走東小間雅座之內。跟著又走進三個，年紀最大的不過四十來歲，餘均少年，看去全像練過功夫的人。

三人也吃得差不多，文嬰忽又催走，鐵笛子隨即會賬起身。出門時節，文嬰業已先行，由人叢中穿過，快要下樓，鐵、南二人因想就便看那頭陀一眼，見樓上伙計往來忙亂，酒客紛紛來去，剛立得一立，伙計一聲高呼「送客」，頭陀恰巧回過臉來，朝二人看了一眼。

二人見他面如黑裏，又吃了幾杯，越顯得黑中透亮，前額寬突，深眼大鼻，闊口朱唇，兩顴高起，一雙濃眉緊壓眼上，又闊又長，快要連成一字，二目凶光閃閃，形態更現獍惡。二人本意不願多事，見對方也似不曾留意，便在店伙謝客歡送聲中走往樓下。

南曼在後，瞥見東小間雅座門簾微動了動，只當偶然，一心專在頭陀身上，只顧尋思記那形貌，就此放開，也未再和同伴提起。到了門外一看，文嬰正在前面道旁緩步相待，面色似頗緊張，樓旁系有幾匹馬，南曼悄問：「我們情同骨肉，你到底有什為難的事，方才見什可疑形跡麼？」

文嬰忙答：「南姊不必多疑，將來自知。」南曼看出她神情有異，分明方才樓上有什發現，疑與頭陀有關，忍不住又要探詢，被鐵笛子止住，文嬰也未再提。由此三人往前趕路。

走到黃昏將近，正要投宿，鐵笛子忽然心動，悄問：「我們今夜向一相識人家投宿，不去住店如何？」文嬰首先贊好，所經也是一個小鎮，地名雙井鋪，開著兩家客店，鐵笛子領了二女穿鎮而過，由鎮旁田間小路又走兩三里，到一小村之中，尋人投宿。

主人是個小康之家，本人在外為商，家中還有父母兄弟，種著幾十畝田，本不在鐵笛子救濟之內，但他人最義氣，去年救災時先募義商之名，到處物色求見，再和七俠無心相遇，對面一談，越生敬仰，曾以全力相助，人也精明，前在濟南再遇，曾經約定便道往訪，知他人已回家過年。剛一叩門，恰巧本人迎出，鐵、南二人本不瞞他，又曾約有暗號，見面便自認出，立時歡迎進去。

主人姓宗名彩臣，雖幫過七俠的忙，以前出了不少的力，也曾得到鐵、南二人的好處，人又豪爽好交，雙方情分頗深，無形中成了七俠的一個得力下手，常代出面奔走各地，做那救濟窮苦之事。七俠照例給他川資，並不要他破費，便是這次尋他，也因日前約定在他家中相見，就便托他明春去往濟南代辦二人未完之事，故此賓主盡歡，無須客套。

吃完夜飯，彩臣知道三人連日勞倦，早代安排臥處。睡前鐵笛子忽然背人將他引往外屋，談了幾句。

南曼見鐵笛子第一次背她與人說話，心中奇怪，笑問：「你和主人說些什麼？」

鐵笛子笑對二女道：「事情還拿不定，我先不想打擾主人，打算到了店裡抽空尋他，托上點事，便即回店安眠。誰知要進店時，忽然發現門外有兩匹快馬，前在來路酒樓吃飯起身時曾見同樣兩馬係在門外，雖然另外還有幾匹，看那意思剛到不久，以這兩匹馬最好，並還有人照看，也似主人帶來。南妹下山不滿一年，你曾隨我在西北路上往來，又往天山去過兩次，這類北天山所產異種良馬想必一望而知，怎會不曾留意？」

南曼聞言，忽然想起前事，笑說：「那馬共是五匹，係在一株樹下，果然有兩匹最好的。方才只顧與文妹說話，那馬也曾看到一眼，雖覺眼熟，不曾留意，聽你一說才得想起。如我所料不差，多半還是後來東小間雅座那一伙少年酒客的呢。」

鐵笛子便問：「你怎知道？」

南曼答說：「先上樓那兩少年一望而知是個會家，內中一個小襟裡面還掛著一根極講究的馬鞭子，露了一點在外面，轉眼人便走進。這類異種名駒決非常人所能乘騎，全樓上人雖然不曾細看，除頭陀外只有後來五人像是會家，馬又五匹，剛剛合數，也許內中兩人繞路走來，人已先到店裡，無心相遇，素昧平生，莫非你又看出什麼花樣麼？」

鐵笛子暗中留意，見文嬰無什表示，正在出神，也未開口，笑說：「南妹料得有理，我們累了兩三天，明早還要趕路，你兩姊妹請各安歇，我往對屋去睡了。」

南曼見天剛黑不久，雖然連日辛苦，酒足飯飽之後人並不困，便是文嬰也說並不覺倦，照她平日性情，必要談上些時，如何剛放飯碗便催安眠，心方一動。鐵笛子忽將二指微伸，打了一個暗號，料知發現可疑形跡，當夜也許有事，應在二更左右，暗令自己留意，但不要別人知道，回憶前情，料與文嬰有關，便將頭微點，二女隨即安歇。

南曼見文嬰也是和衣歪倒，拉過一床薄被蓋在胸前，連鞋也未脫掉，並還笑說：「我真疲倦，懶得脫了，我們就這樣橫臥，如睡不著還可談天，南姊你看可好？」女主人已被謝走，文嬰說完立時就勢臥向炕上。

這類火炕大都臨窗而建，主人待客又極周到，炕火本旺，室中又添了一個火盆，二女由冰雪寒風中長路趕來自更覺得暖熱。南曼本想稍微打一個盹，睡到二更左右起身去往對屋探詢有無動靜再作道理。為了室中溫暖舒適，雖有一身好功夫，連日奔馳惡鬥，難得睡足，先和文嬰對面談了幾句，後見對方睡意甚濃，不便驚擾，也將雙眼閉上，心正盤算未來之事，不知怎的，微一迷糊，就此昏沉睡去。

過了些時，隱聞後窗彈指之聲，知是鐵笛子，料有事故，因在夢中翻了個身，也未理會對面，匆匆伸手朝窗上回彈了兩下，表示醒轉，覺著室中光景黑暗，天上卻有月光透進，下弦殘月光並不亮，仰望窗外滿空寒星，恐驚文嬰，正要悄悄起身，開門出見。

忽聽鐵笛子低語道：「你是怎麼睡的，把一個大活人丟掉竟不曉得，文妹吉凶安危尚還難料，還不快些隨我尋去。恩師只此一點骨血，如有不測，將來回山何顏再與恩師相見。」

話未說完，南曼忙即轉身回頭，殘月昏光之中對面隆起一條，分明有人側臥在那裡，正以為鐵笛子故意說笑，伸手一摸，竟是一卷棉被彎在那裡，上面照樣搭著一條薄被，桌上油燈業已熄滅，料知不妙，且喜兵刃暗器均在身旁，匆匆縱起。

剛要走出，又聽窗外急呼：「南妹，我往西南方樹林中等你，莫要驚動主人，你快些來。」

說到末句，人已離開，微聞對面房頂上冰雪響動，又有關門之聲，心疑主人已起，怎又不令驚動？匆匆追出，人已無蹤，料已越牆而過。見門已關，並未有人走進，心雖奇怪，鐵笛子走得這快，分明是已危急，心中憂疑，忙即跟蹤，由房頂上越過。

這一帶積雪較淺，也有好幾寸深，一鉤殘月朗懸空中，光雖不強，雪月交輝中四面景物還能看出，上房時節無意中還踏到一個腳印，過去便無，也未細看，暗忖：他的輕功在我之上，不是縱是太急，怎會留下腳印，方才又聽關門之聲，卻不見人，是何原故？莫非房上房下都有人走出不成？

心中尋思，目光到處，瞥見門外野地裡寒林蕭森，千里一色，天已三更左近，到處靜悄悄的，只聽朔風呼呼，夜景幽絕，景物荒寒，哪有人跡？正想朝西南方追去，猛瞥見左側寒光連閃兩閃，回頭一看，房側現出兩條黑影，手中還拿有兵器，正飛也似往相反一面馳去，料是敵黨。

惟恐蹤跡洩露，連累主人，又知鐵笛子本領高強，機智絕倫，黑雕約在當地相待，也是夜間到達，可以相助，不必忙此一時。防患要緊，不顧追趕，忙即回身縱去，相隔不遠，當時趕到，人未下落，業已看出神氣不像，那兩人雖然拿有傢伙，並非合用兵器，一個還是一柄獵叉，一個竟是一柄斷去半截的馬刀，打扮也更不像，同時發現另外暗影中也有寒光微微閃動，心方醒悟。

那兩人本往回走，想尋同伴發話，忽見面前有人縱落，吃了一驚，一面閃避，看意思是想動手，剛呼喝得半聲，忽然低聲驚呼道：「大爺剛走，如何趕回？」

餘人還有十來個，都是當地村民，南曼出時為防萬一，曾將面具帶上，這些均是受過周濟的苦人，知其誤把自己當成鐵笛子，忙喝：「我不是他，但是他的同伴，你們在此何事？」

內有數人本知影無雙不止一個，忙答：「二爺你怎不知此事？你們方才來了對頭，我們聽說得信趕來相助，不料被大爺攔住，不令跟去，也不許在此埋伏。他說人在前面樹林之中，業已趕去，我們正要回轉，你就來了。」

南曼知道誤會，也未細問便勸眾人速回：「此事用不著你們。」說罷便往西南方趕去。

那伙村民原因聽一同伴說起鎮上來了兩人，打聽鐵笛子等三人下落，心中生疑，恰巧宗彩臣奉命去往鎮店之中窺探，與之相遇。雙方本是熟人，所居又在鎮口一帶，便對他說：「影無雙現在我家，如有動靜速來報知。」

那人受鐵南二俠救命之恩，感恩已極，又學過兩天拳腳，立照所說行事，恰巧左近住的幾個獵戶走過，都是鄉鄰至好，又都得到過對方的好處，那人因有彩臣囑咐，知道兩位恩人無故從不與人相見，去也無用，雖未明言，卻將有人作對之事告知，那幾個獵戶立時激動義憤，於是越傳越多，前後兩個小村的人晃眼傳遍。

因以前救水災時曾有一次集眾出動，為七俠助威得到用處，得信之後立時選出二十來個壯漢分途防守，準備幫助恩人與對頭拼命。鐵笛子先還不知，到了時候正要出去方始發現，忙即勸止，令其退回。南曼自不曉得，等到問明追去，業已稍微耽擱。

遙望前途林中靜悄悄的，林那面又是一片山崖土坡，方想他和村民均說來此，為何不見人影，莫非有什變故不成？就是來路耽擱，共只幾句話的工夫，也無追趕不上之理。林那面的山溝土坡相隔均遠，怎的走得這快？

心疑鐵笛子人已穿林而過，去往對面坡崖之上，又恐隱伏在側，剛取燈筒想先發個信號，忽聽身側有人輕輕拍手，回頭一看，乃是一個頭戴風帽，身穿黑衣，外披一件白斗篷，腰掛一雙長劍的女子突由樹後閃出，覺著那人裝束眼熟，但又不曾見過。

心方一動，來人已低聲說道：「你就等在這裡，不要過去，少時如有人來，只管儘量施展，但不可傷他性命，最好給他吃點小苦頭，使知厲害，並將旺子攔住，勿令窮追，事完只管回去安臥。明早從容上路，後面的事由我師徒承當便了，這樣可省許多枝節，你們回去也快一點。雖然為時尚早，到底不可不防，早日回山戒備，他們可以放心，事情能不鬧大才好呢。」

南曼聞言，猛想起文嬰所說那位前輩女劍俠的形貌，好生驚喜，忙恭身問道：「你老人家可是夏大師叔麼？」

那人正是明月光雙劍夏南鶯，微笑點頭道：「此時不消多禮，快些藏起，也許還有勁敵被人引出來呢。」

南曼不等話完，早已拜倒，剛剛應諾起立，便聽文嬰與人爭吵之聲遠遠傳來。那號稱六月梅的雙劍夏南鶯忽把手一揮，人便掩往樹後，更不再見。

甫曼忙照所說剛剛藏好，便見側面坡上飛也似馳來三人，當頭一個正是文嬰，仙人掌並未帶在手上。後面追來的像是兩個少年，身邊雖然帶有兵器，也未拔出，看意思思想強迫文嬰回去。

文嬰邊走邊說，不時回頭：「你兩弟兄再要逼我，莫怪我手下無情。再如糾纏，我要用暗器打你們了。」

內中一人方在低喝：「沒良心的賤婢，再不隨我回去，莫怪我們心狠。」

話未說完，兵器業已出手，拿著一把護手鉤剛剛縱起，文嬰也快逃到林邊，看敵人來勢又猛又急，似想將文嬰鉤翻擒將回去，這一縱又高又遠，文嬰沒料對方翻臉，驟出不意，神態甚是慌亂，口中只管呼喝警告，手裡暗器始終不曾發出。

眼看文嬰閃避稍遲，難免吃虧，南曼見狀心中憤怒，待要搶前接應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這來人雙鉤並舉，寒光如電，映月生輝，凌空飛墜，將落未落之際，斜刺裡忽然箭一般竄起一條黑影，一躍兩丈，正搶在文嬰的身後，揚手一溜寒光過處，錚錚兩聲，兩條人影由合而分，各自凌空一個翻折往旁縱去，同時一彎寒光顛巍巍舞向空中，搖曳而下，落向寒林之中，乃是敵人的鉤被後來黑影打飛，落向樹上掛住，文嬰也在這危機一髮之間往旁一閃，就勢雙足點地，迎面飛來。

剛剛竄進疏林之中，後面還有一個敵人也自厲聲喝罵，追將過來和頭一人會合，一聲招呼，分朝男女二人趕去。